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

考異言

書

與鳳翔邢部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亦如
此而無下三字邢謂邢君才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
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
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謫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
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瓜牙爲國藩垣威
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申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
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置
有是赫赫乎泱泱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或無泱
字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
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操上或無或願
字湟或作隍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

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

豈非待士

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

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

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

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

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

或無日字

假如愚者至閤下以

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

遠矣

亦作又

或無賢者至

或作亦

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

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

或作精鑒下有矣字

精鑒

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

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天下

之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

能或作行德下有矣字

愈也布衣之士

也

布上或有固字上下或無也字

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

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

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作常或故

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

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此上無至

而字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

能去或作不敢進進際或作下無以左至為吝七字皆非是

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無以左至為吝七字皆非是

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

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

甚幸甚先下或有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

公以正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乙亥二十八歲

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依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

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鳳序

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

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

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

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愈再拜

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棄也作過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辱居烟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云下或有字有彌字耳字或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無若下或有字而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其諸本皆如此獨以閣杭本以其知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如其何哉則似快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未收拾之語敢又雜以鬻馬之說文意方似相足然亦重複

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 其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或作與韋舍人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

音汾

曰有怪物焉蓋非常

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

此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

難也

天下或

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

塗絕險爲之閑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獨獺

音闊水狗也獺獺

之笑者蓋十八九矣

或無十字矣或作年

此部及弟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率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言

出之堂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 如有力者哀

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

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

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

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

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轉致之清波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品方云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弼也伯弼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品豈正夫即品夫邪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凡字無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或有之字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

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
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
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
禁其爲彼也

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
矣字通校矣作爾或作耳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

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
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
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
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沈浮或
作浮沈

足下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

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

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

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

後下或无進
无要字不下

游其上或
无自字若聖

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

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侍御字非是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作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負儒數息蹢躅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人或作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及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

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奉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

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倘矜其拘綴不得走請

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况近世

公羊學幾絕何氏後漢何休在城人太傅陳蕃與參政事

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發疾墨守謂如墨翟

之時誠不可改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之病膏肓起廢疾休

見數日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

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

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繆繆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總

或作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

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辭誠愈再拜

答陳商書唐志有

俞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

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知或作智且愈

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等有求
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都字无叱曰吾瑟
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
本以律呂二字為宮字云國語瑟尚宮鐘尚羽重者以細
輕者以大。今按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
奏而其大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
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
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
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然聲大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
大其器使其聲重太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有五聲而聲
必中律呂也意似以琴瑟專為宮聲而不用它律呂者故
特取此設本客罵之曰王好等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
耳今以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等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
瑟字句絕諸本如此獨以鼓為瑟而為句絕其下是所謂
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等或今舉進士於此世
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
立齊門者比讎求上或有也字道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
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無上或有誠字故區區之心

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
子諒察言下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

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

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

或无吉州二字下云被讀數番又閣

杭本无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閣本无此

四字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顓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

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

無下字實能外形骸以

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爲難得因與來往

要自至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顓之語多爲後人妄意隱避刪節

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爲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

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辨之於身也是以錐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如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諶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无復平日敏博過父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大瘡海之濱異端之孝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碍之懷乎然則凡此稱善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孝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梯押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饑饉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无復羨於彼而吾之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

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

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

崇或作福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

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

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

布森列亦作森布森列字可考

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

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惑或作非且愈不

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

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

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

徒也

子下或有字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

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

作云或曰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

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

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

尚皆無

字或作皆

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

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

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

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

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

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

崇已

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復出

邦魁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

離

上音朱。侏離注蠻夷語聲也語不明之兒。

矣故愈嘗推尊孟氏

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寤以微

滅

無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鳴

呼其亦不仁甚矣作明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或作粗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厚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鑒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

執轡者

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爲

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疾生攝弊衣

冠直上載

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笑

夫信陵

戰國公子

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美意恐未盡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

漢下

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

美意恐未盡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

漢下

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

美意恐未盡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

漢下

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

美意恐未盡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

漢下

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

美意恐未盡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

漢下

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

美意恐未盡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

漢下

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

各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
貫或作實故設問

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

其非而趨是耳趨下熟乎或作熟邪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

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出耳其人

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自從閱本意

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

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音也故漢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

勝其賢矣此近世所謂古文昔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固

初亦失諷而乃曲為之說以蔽後人故不可故天下靡

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

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

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

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破上破下無衣字

有也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